

3101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 18

景

这边好

——来自乌鲁木齐市政协的报告

乌鲁木齐市政协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庆

祝

風景

这边好

——来自乌鲁木齐市政协的报告

● 乌鲁木齐市政协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这边好:《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18辑/乌鲁木齐市政协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28-05969-7

I. 风… II. 乌… III. 乌鲁木齐—概况
IV. K29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331 号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解放南路 348 号

电话:0991—2826307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者:新疆新华印刷厂

地址:乌鲁木齐公园北街 2 号

电话:0991—5801407 邮政编码:830000

发行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1/32 850×1168

印张:9.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00 年 11 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定价:10.00 元

序·风景这边好

《风景这边好》的编辑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书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人和事，也没有恢弘壮观、气势磅礴的历史场景，更没有惊险离奇、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描述也不尽其都是成功，但是简单中有深刻，琐碎中有真情，平凡中有伟大，纯朴中有高尚，不乏感人、动人、启迪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丰富内容。这种源于生活实际，源于一般政协人物的历史真实，更容易与市民群众在心灵上产生共鸣。

尽管书中录入的人物只是数以千计政协委员中的区区少数，涵盖的界别和内容也不尽全面，但是各族各界政协委员执著追求、不懈奋斗、忘我工作的共性却反映无遗。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一代代政协委员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是一笔多么珍贵的精神遗产和财富呀！

读这本书，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已逝去了的年代，特别是自1950年乌鲁木齐市（原称迪化市）各族各界协商委员会（政协的前身）成立以来的50年。50年的变化之大，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地用语言表述清楚；50年的变化源于什么，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有益的启示。乌鲁木

齐这升大漠戈壁中的万千广厦、乌鲁木齐这尊西部边陲中的千年不朽丰碑，不正是一代代政协人与各族人民群众共同锻铸成果的结晶吗！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切，让政协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风景这边好，陈花香如故。一代代政协人的故事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编者

2000年9月

审编：李俊峰

主编：吐尔逊·艾买提

周建明

图片摄影：梁治龙等

责任编辑 / 许培龄

封面设计 / 王 洋

谨此

向 50 年以来的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政协委员致敬

目 录

1. 序·风景这边好

编 者

矫健其人其事	1
我的读书生活	12
陈花香如故	27

朱又可
蔡美权
郭绍珍



来新疆学艺 那二十六年

花清耀 41
郑 策 46

出生于察布查尔的教授	65
赴达坂城支教	75
我们眼界中的李寅龙	79

何树林
朱相华
王艳丽

89 在妇联的岗位上尽职	
104 “细胞”西游记	
121 楚天将帅风云录	
141 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 乌鲁木齐市政协	
153 无怨无悔话回国	

童秀玲
詹生源
杨根林

政学文
陈虎良

久藏在心底的新闻故事	164
难以忘却的采访往事	173

朱 疆
陈建中



风景这边好

目 录

- 185 为新疆预防医学争气 黄愿峰
195 急救电话开通前前后后 孙慧桥

- 我的联合收割机研制与
开发经历 207 刘斗山
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
建台前前后后 218 于慎一
为王家沟水库勾画蓝图 224 刘延慈

- 高吸水性树脂试制过程
的回忆 吴昌华 229
“文革”中后期的“新技
术应用推广小组” 李天佑 239

- 葛菊芬:停不下脚步的
女人 259 于秀华
植物保护二三事 273 彭相儒

- 279 永远的回忆 张育存
282 自行车上的风采 钱榕柏

○
风景这边好

矫健其人其事

○ 朱又可

山东人矫健

(--)

对人总是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和判断。有时，一件事能包含一个人的全部，包含一个人的全部优点和缺点、可爱和无救。

矫健是胶东半岛人，在农村上学上到中学毕业，升高中的时候，因为“成分”而被剥夺了升学的资格。回乡务农，又被抽调到村子的学校当民办教师，后来公社又抽他到县城进修。这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老师刚讲完哲学课，我们几个活跃分子就把他缠住了。我先发问：“老师，请你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对毛主席说过的可不可以一分为二？”

“什么？”老师的脸顿然失色，他似乎没有



听清我的话，“你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

他显然没恢复到自然状态，窘窘地说：“为什么要这样提问呢？”

同学们陆续凑上来，周围开锅了。

我问：“毛主席不是讲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吗？”

老师说：“是啊。”

我紧接着问：“既然是一切事物，当然也包括毛主席本人喽？”

我第一次看到课堂上慷慨激昂、善于辞令的政治老师，此刻变得这么被动。他口齿含混地一再重复这么一句话：“这个问题不好提，不好这么提，不好这么提。”

当天晚上，政治老师让我到他家吃饭，还让我喝了几盅。不知怎的，他很激动：“你们为什么要提那么个问题呢？”

我想了想，告诉他：“我们都不小了，也应该琢磨琢磨了。”随后，我忽然拾起一件自认为更有利的武器，“老师，这也是从你哲学课上受到的启发呀！”

他脸色变了，目光萎靡，“记住，你应该只在心里琢磨。”

政治老师的话是意味深长的，我沉思好久，自认为领略到一些奥秘，可惜我做不到。太难。

.....

矫健自己讲述的这段故事，预示着他的人生奋斗经历必定多事。不是因为他好事，而是因为他的这种“直”，会遭遇到很多的“是非”。

矫健因而是可爱的，值得信赖的，但我要说，这仍然是一个“毛病”。

矫健那时才十几岁。他20岁的时候，去了新疆。从孔雀河畔造纸厂的小木工、厂校的代课教师到巴州党校教员、《新疆青年》和《天山》杂志的编辑、乌鲁木齐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他都好像遵循了

这种“脾性”。

他总爱思考一些让人痛苦的社会问题。

这对一个平民来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荷。

矫健依照天性作了这种选择。

他是一个社会批判性作家。

从人的类型来看,他是一个古道热肠、爱打抱不平的角色。

作为作家,他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主儿。他无法超越他自己。他无法不是他自己。

因为他这种血性、性格、脾性,他赶上了“报告文学热潮”。这种报告文学曾经风靡全国、风云际会。

矫健是其中优秀的一员。

他写的《在历史连接点上》、《来自塔里木河的报告》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前者被《新华文摘》转载,后者发表于《绿叶》杂志。前者是至今读来引人入胜的报告小说,后者因其质朴的环境意识,对塔里木河流域滥垦荒地发出制止的呐喊,而显示出了其独到的超前性见解。

矫健站在了当时报告文学的一流水平上。

但因新疆地处边远,矫健刚刚赢得些名声,报告文学这种社会批判的利器却忽然在中国衰落了,从众语喧哗一下子变得一片寂然。

矫健也像被大退潮抛落到岸边的一枚贝壳,看浪潮落去。

那个黄金时代在今天看来,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但却恍如眼前。

这并不能掩埋那个时代报告文学的质量、水准和正义的呼声。

多可怕,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是那么短,那么易逝。

没办法,谁都是一样。

作为一个作家,名声偶然得之,不可强求。

作为人，仍然是一个普通人。文学轰动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但并无实惠。今天，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经济是中心的时候，矫健又没有成为新贵，仍然以失落的文学为生计，所以仍是社会中的百姓。

(二)

梵高有一句话：厄运助成功一臂之力。

尽管厄运人人规避，但厄运实在不能算是一件太坏的事。

因此，我不喜欢“厄运”、“不公”之说。

我也不喜欢恶狠狠或悲愤愤，对于命运。

矫健与那一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大命运，但在这种大同中有小异，那就是，矫健从山东到了新疆。

这在过去是大事，但在今天，也算不得是人事。现在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走南闯北去打工、倒生意……还有“二杆子”农民自费出国旅游，且上瘾。

地球变小了。到新疆不再那样具有生离死别的悲剧效果。西出阳关无故人，但新疆是移民的地区，各民族迁徙者的家园，四海之内皆兄弟，在新疆这句话才落到实处。到新疆的都不是客，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矫健遭逢了那个时代降临的厄运，成分问题不能升高中，20岁只身投奔新疆，这一切看似厄运，实在是机遇。

当然人人都期望一番风顺，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但命运常常以厄运的方式出现在生活中，成为美好向往的拦路虎，他逼着你拐弯，另寻他途。

矫健所在的《天山》杂志停刊后，他陡然从编辑与写作的繁忙中掉进闲散无事的真空。

这也算是“厄运”。矫健开始自加压力，继续从事已经冷清下

来的不是热门的事业,创办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学会办起来,他当副会长。他不争名、不居功。

给学会干了很多实事,使报告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得以展开,他是自己动手,而不是等靠要。

出书,给作者开研讨会,请作家、学者讲课等等,矫健潜心组织细心张罗。

在文艺团体为经费所困、仅仅果腹的时候,报告文学研究会取得这些实绩,真是不易。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他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一起出门,他要坐当晚的火车到库尔勒采访,行色匆匆。

第二次,我与他在昆仑宾馆门口会面,他正要赶到铁路局去为一个电视片撰解说词。

第三次,是在环球大酒店,乌鲁木齐市政协开会,矫健是政协委员,他在那儿参加会议。他对我说,来开会的委员名单他看了,他想利用会议休息时间采访其中的几位。他举例说,有一位是“山羊之父”,有一位是科技拔尖人才,他简直如采访会议的记者一般留心采访对象。当然,他的思考是长期的,他是一个作家式的采访。他不会放弃思考、采访、写作,因为他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是报告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尽管报告文学体裁不再轰动,不再是社会兴趣关注的焦点,但社会需要报告文学,社会需要“人生采访家”。

5年前,矫健写乌鲁木齐油罐厂厂长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悔人生》出版,20万字,他写人就像是写他自己,肝胆相照,两相共鸣。

去年,他又去帕米尔高原采访,写成了传记文学《走进帕米尔》。我看过记者的报道,但作家矫健写得无疑更丰厚,更具人生意味,有一个血性汉子对另一个男儿的理解与沟通。那就叫人性。

奔波、采访、写作,矫健仍在悉心从事他心爱的报告文学的事业,这是他“无悔人生”的生命方式。还在奋斗和追求。

我有一个判断：写报告文学的人都不是自私的人。他常常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他要去了解、采访他人，他要克服种种的自私、自我，他不能虚构，他尊重他人的细节、特殊性。当然，他透过他人寻找自己。

这种付出，有丰厚的回报。那就是，他常常从他人身上获得新的营养，新的动力。因为，他人和世界时时更新。

所以，采访者又是幸福的，不会被时代抛弃。

矫健已年近半百了，他不再是小伙子了，精力一定是有限的。他还有一个大气魄：下一步给塔里木盆地写一本书。

回归自然，好。

矫健本质中有一种朴素真挚的力量。

况且，那里是他从山东踏进新疆的人生的第一个落脚站，他在塔里木盆地一隅生活了近10年。

一个人得爱一块土地——不管是哪块土地；爱一些人，而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职业驱使他爱更多的人。

本质上，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是拥抱人类的，只是方式不同。

而报告文学作家需要炽热，矫健就是。

(三)

矫健在市文联的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把木工用的锯。这令人费解。

它叫人想到矫健初来新疆时在孔雀河畔的造纸厂的木工房工作的那段身世。

他的山东话在新疆30年也未改掉。

此外，人家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坐，宁肯坐火车。他说，他喜欢坐火车。

这有点儿怪，但矫健坚持按自己喜欢的去做，不管有多“老

土”。

锯那么上，他却堂而皇之地挂在办公室里，一副劳动大众姿态。

矫健写作还有一个小动力：他每每把发表的文章、出版的新书寄给胶东老家的父母，他们爱看儿子的作品。“给老人解解闷儿。”前几年，母亲去世了。现在，父亲一个人还在看儿子寄回的文章。

“我从父母那儿得到的远比从任何人那儿得到的都要多。他们是我赖以生长的土地和阳光，没有他们，我准会变样。”他说。

矫健确信，他和他的山东乡下的父老乡亲，都是“一条道上的人”。

尽管人在新疆，别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怀念父母之邦，怅望那来处……

那样，人，不会变样……

我眼中的矫健

(一)

报告文学曾经是中国最热门而备受国人瞩目的文学体裁，那时涌现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家。

风云际会，矫健在那个时期处于创作的高峰期，尽管没有响亮的名声，但其报告文学作品的水平在当时是国家级的，证明是其深切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与当时最重要的作家们的作品并列发表在北京等重要刊物上，曾被《新华文摘》和《报告文学选刊》等影响巨大的杂志转载，并应邀参加全国性报告文学会议，有些篇目获奖，等等。算得上全国报告文学领域虽不著名但极有实力的一位作家。